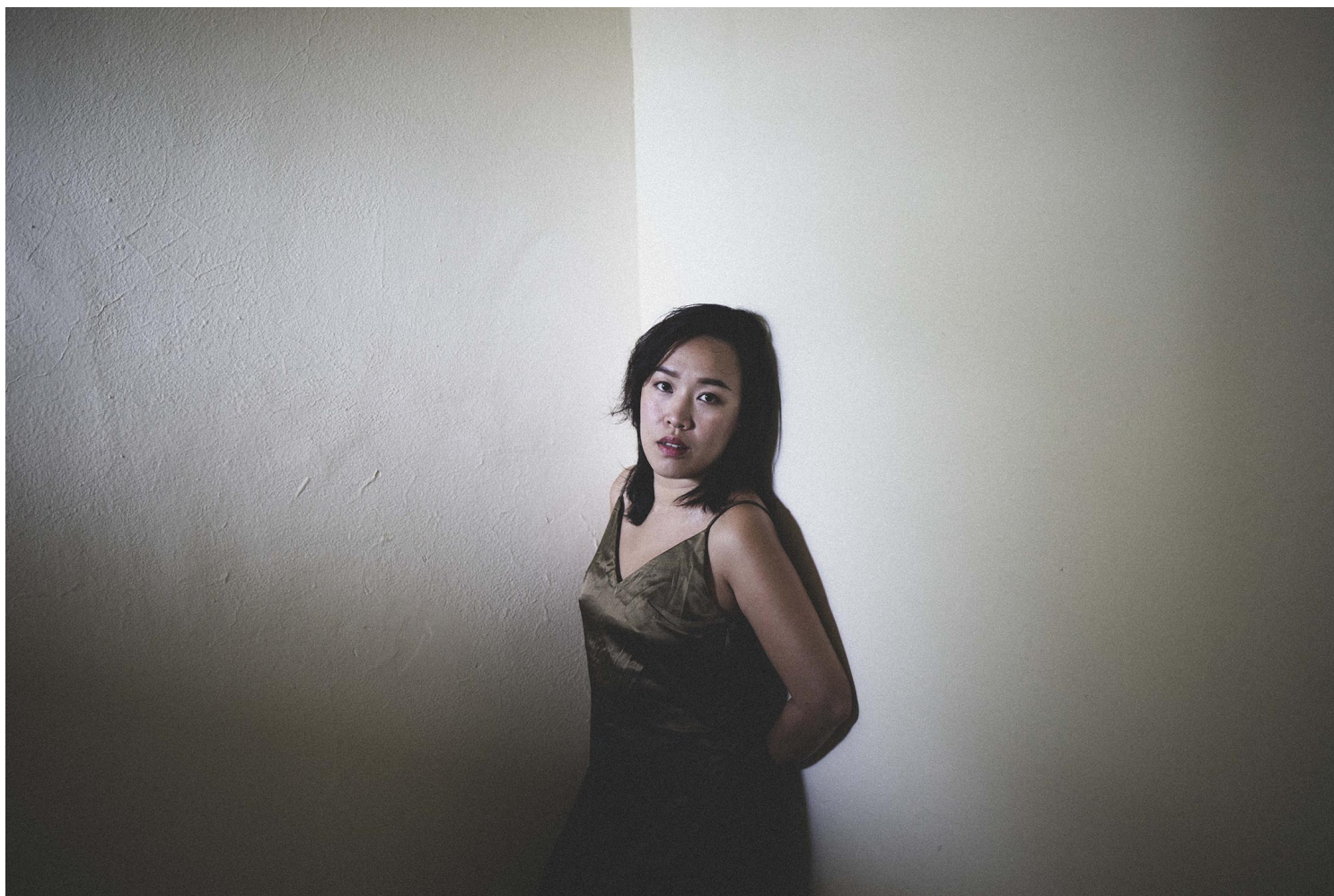


风物 深度

## 爱欲录：开放关系之婚姻养成，每人每两月可有十次约会机会



林南妤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特约撰稿人 黄润宇 发自台北 | 2021-10-31

### 开放关系

早上九点多，林南妤起床不久，把女儿送去幼稚园后，又回到家里，为自己煮了一壶黑咖啡。烧水壶发出尖锐的声响，窗外粉末状的雨随著阳光一起射落地面，身穿暗金色吊带睡裙的阿南，以不紧不慢的节奏出入工作室和厨房之间，忙碌且从容。“想当个东西拍照，所以化了点妆。”她边打理妆容



八丁各月相磨历之间，慵懒且迫息。 想说今天去拍照，所以化了一点妆。 她鬼马地笑说。

开放关系实践者，并不一定时时穿梭在夜店和汽车旅馆之间；比起到处去玩，阿南更像是一个“恋家”的宅女，这间流溢著衣服织物、书、咖啡等各种气味的屋子，让现在不必打卡上班的她，拥有了不少享受自处的时间。空间陈设透露著她此刻的生活状态——书柜中间有一格是女性情欲专题书籍，《道德浪女：多重关系、开放关系与其他冒险的实用指南》、《性、谎言、柏金包：女性欲望的新科学》，都是阿南的开放关系启蒙书；周围则已经被玩具车和童书童画强势占领，白色木门上的涂鸦相当抢眼，门后是三岁女儿自己的房间。

在这里，她和他同住，是夫妻也是战友。他们一起照料小孩，计划周末的亲子行程；也和不同人约会，约炮，继续著探索各自欲望的旅途。



林南妤的家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## 好奇性，感受性，从童年开始

2013年，美国电影制作人Lina Esco发起了Free the Nipple（解放乳头运动），号召女性也应当拥有袒露上半身的自由，不应因此被冠上“妨碍风化”的罪名。两年后，运动风潮一路掀到台湾，林南妤作为响应

者之一，也公开贴出裸身相片，同时惹来一些谩骂和羞辱。

“我也没有很在乎。你知道，只要涉及到性，总会有人说这样那样的话。”谈及性，阿南是积极且从容的，这也与她不被设限的童年经验有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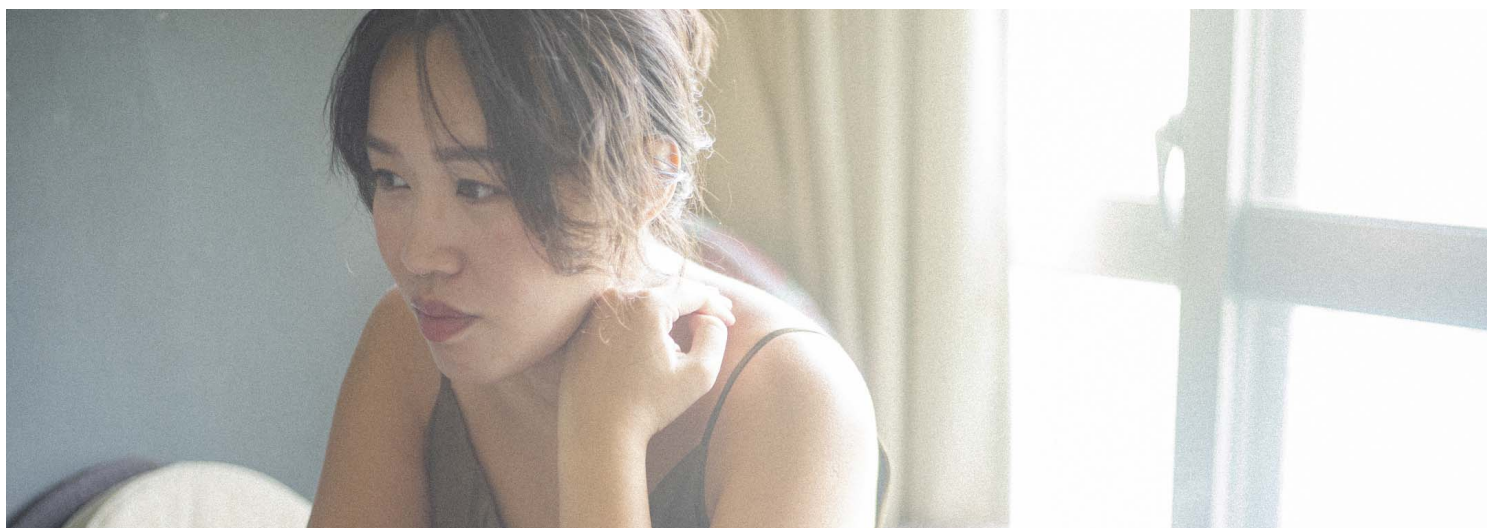
生于1990年代初的台湾，阿南从小就在各种新媒介中接触到性。“小学的时候，家里买DVD播放器，免费附送光碟，其中就有A片。我跟一个女生朋友一起在家看，只觉得很有趣。”到了小五小六，网路交友冒起，阿南时常盘踞于奇摩聊天室，偶尔也会遇上形形色色的怪人，不外乎都会逐步勾起性爱话题。

升上中学后，班上男男女女打成一片，情谊深厚。虽然同侪间的友谊如同天线宝宝般不分性别，老师仍看不惯男女生肢体接触；而明知会受到严厉训诫，阿南仍旧会在走廊上跟男生互戳肚子逗玩，暗暗挑衅，“反正我们又没有做错什么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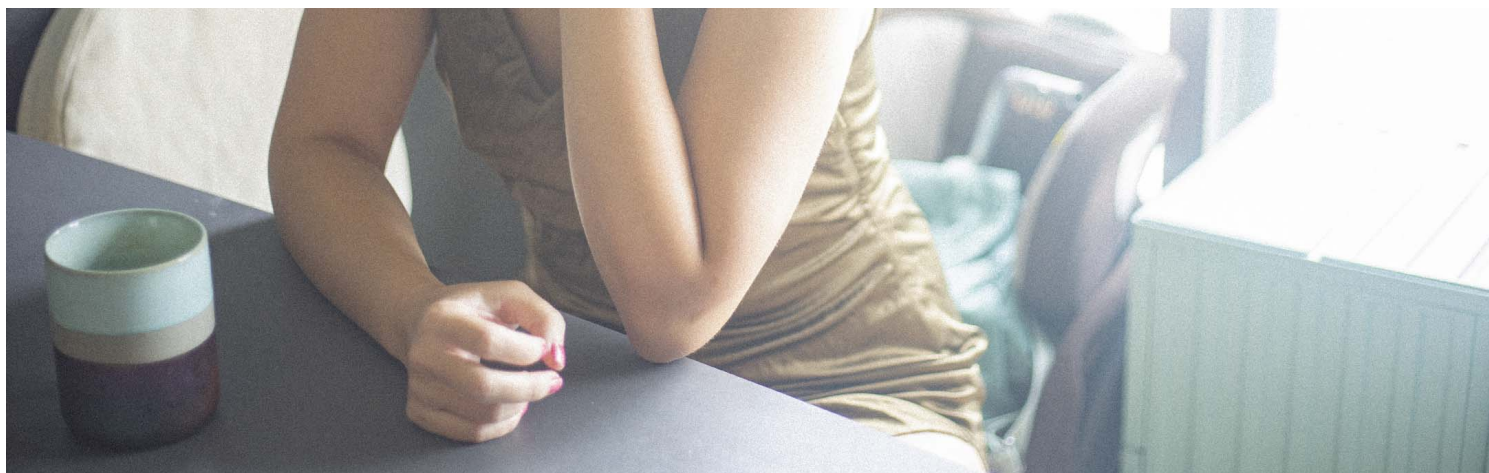
性的欲望与性别自觉总是以非常自然的样态，出现在她每个生命阶段。这也要归功于其母“放养式”的性教育——既不会在电视出现男女接吻画面时搥住眼睛，也不会照本宣科般提醒女孩约会要带保险套，而是毫无顾忌地跟女儿一起看《欲望城市》，倾听对方心事，情同姐妹。

然而上一辈之间的感情却不太顺遂。“我跟我妈比较亲近，跟爸爸比较不熟。在我看来，他们两个的关系更像室友，但也都没有另觅交往对象。我不知道他们对彼此的感觉是什么。”直到现在，父母仍然分居不离婚，偶尔见一面，也会给予彼此家人般的照应，“他们之间的状态，对我后来实践开放式关系也有一定影响。”

没有亲密和沟通构筑起来的家庭，如同用相斥的物料强行砌出一间房子。到了阿南这里，宁可“大破大立”，也不要无止尽的胶著与尴尬。正因如此，她为理想中的亲密关系剔除了过多幻想，给出了非常确实的条列：“性爱合，你会在我身边，会花时间在一起，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





林南妤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## 初恋只想找炮友，在试错中理解欲望

对话间，阿南多番强调：“我是很务实的人。”

最直接的例证，就是许多少女梦幻的初恋浪漫情节——青春小说里写令人小鹿乱撞的第一次牵手，蜻蜓点水般的粉色系初吻——这些，从未出现在阿南的预想之中。“十六岁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年纪差不多可以上床了，就在交友网站认识了第一个男友。”两人相处的感受很舒服，也逐渐开始有肉体接触，“有一次亲亲摸摸的时候，他问我要不要当他女朋友，我回他说：‘但我只想找炮友。’”不按常理出牌的回答就像浇下一盘冷水，对方震惊之余，又抛出了一个非常“直”的问题：“可是你不是处女吗？”

尽管对于浪漫关系没有任何期待，也难以说服对方止步于炮友阶段，阿南还是同意交往，内心却仍有难以抑制的好奇和欲望：“跟他在一起很愉快，但我还是想要有更多性的尝试。”两人稳定地封闭式交往了一年，这个想法却一直在她心头盘旋。直到一次外游打破了表面的平衡。

十八岁那年，高中升大学，阿南应朋友之邀一起去新加坡旅行。由于朋友携家带眷，把行程安排得太过紧凑，自嘲有“小公主”性格的她决定离开大队，独自出游。在交友网站上，阿南认识了警察先生，他自愿担任在地向导；一起玩了两三天后，她提出要去夜店看看：“也许他一开始就想要做什么，也许没有，我不知道。总之那晚在夜店喝得太醉了，我们上了床。”

始料未及的出轨，让阿南有点无所适从。她常说自己有“诚实病”，是道德魔人，讨厌被骗，自然也无法说谎。于是，在身体出轨后的第二天，阿南就向男友全盘托出：“那天我们分了手，哭一哭。隔天又觉得彼此仍然相爱，出轨只不过是人生的小插曲，于是就继续在一起。”

崎岖的相处过程中，阿南一直在摸索自己渴望的恋爱型态；或许是出轨的经验，让她确定自己想要更多的性尝试，于是主动开口，向伴侣提出“开放式关系”的构想。

然而，究竟什么才是开放式关系？允许彼此约炮，还是可以进一步恋爱？“晕船”（爱上炮友）了怎么办？

伴侣一定要分“正牌”和“次级”吗？回忆起这段开放关系的尝试期，阿南承认，当时并不了解如何与伴侣沟通，甚至对方也可能是在不甘不愿的状况下才答应转变关系：“他很宠我，又觉得破我处，对我有很大的包袱，因此也就答应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他应该蛮痛苦的。”这段恋爱为期两年，最后由男方提出分手，理由是觉得阿南不再需要自己了，“也许是看我玩得太开心了吧！他的阶段性破处任务也总算结束了。”初恋在双方的释怀下告终。

紧接而来，是更多的性爱探索和感情历险。由于能够接受开放式关系的人不多，阿南断断续续经历了几次封闭式恋爱，恢复单身时就约炮，男女通吃。“可我还是比较喜欢老二。”她眯起眼来，一脸肯定地说，“我也跟女生上床。一开始是因为不确定自己喜不喜欢，作为实践派，都要先试试看。譬如有人喜欢人兽交，但会被谴责是虐待动物；可你都拿牠杀来吃了，跟牠上床会比较不道德吗？”

不试，便没有错。而躲入习惯与提前设下的幻想之中，又何以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？



林南好家的书架上放了一本《道德浪女》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我们是彼此的按摩棒，也是情感最亲密的人

二十六岁时，阿南怀孕了。



对于理智且务实的她而言，怀孕可算是计划之内的事情。在与先生交往时期，阿南就曾向对方提过：女性的身体机能会逐日下降，最好在二十六岁以前生小孩。只是没料到这件事来得那么准时。女儿的到来，也使得两人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。

阿南与先生变色龙交往至今已有七年。从一开始的封闭型恋爱，到一起参与开放式关系讲座，同步摸索沟通模式，也在各自的脑海中构筑开放关系的生活想像。最后在交往的八、九个月时，双方达成了开放式关系的协定——可以约会，也可以约炮，但必须事先知会对方。

然而人类情感之所以迷人，也在于其复杂多变、难以量衡。开放式关系实践起来，遇到的诸多阻滞，大抵都与人性的晦涩、情感上的举棋不定有关。此前变色龙从没有开放关系的经验，第一次要和其他女生约会时，竟不知如何开口向阿南说明，因此在伴侣不知晓的情况下，就展开了一段新关系。阿南无意中发现此事，因感到被隐瞒而暴怒，两人也因此陷入僵持。

“我们以前非常dramatic，还曾经当街甩过对方巴掌。那件事之后，我有了新欢，就对他有些疏远；我分手后，他又有了约会对象，也报复似的不太理我。后来我们意识到感情有些破裂，就去咨商，也因此发明了‘点数制’。”点数制的运行方式，是每人每两个月共有十点，约会用一点，约炮两点，用完即止。量化的好处，在于彼此都会有意识地花多一点时间和精力陪伴对方，而不至于各有各玩，形同陌路，终要分手。

女儿出生以后，点数制的阶段任务告一段落，“毕竟现在自由的时间没有那么多了，实际生活已经把彼此卡死。”变色龙是上班族，只有下班时间才能约会，当日有约也只需要说一声便可；而阿南约炮则多数在家里，她藉竹林七贤刘伶之言自嘲：“我以天地为栋宇，屋室为衽衣”，回到家就脱光光，在私密的空间里，放心探索情欲。“我老公是非常爱吃醋的人，他以前绝对不能听到我的恋情，现在我偶尔还会要求说几句。而以前我会想要知道他的所有细节才会安心，但生了小孩之后，彼此都变得比较有弹性。”





林南妤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只是交往多年，结婚生子，即便是长期实践开放关系的两人，也无法置外于激情退却的现实。“我跟老公的情感上非常亲密，双方越来越相似的状况也蛮严重，随著多年交往，情欲上的激情逐渐下降，或许跟这样的同化也有关系。”谈及现在与变色龙的房事，阿南戏称彼此更像是对方的按摩棒，不过一转念又补充道：“其实我还是很爱他的肉体啦。”而当两人各自有其他约会对象的时候，也会因为不同激情的加入，反使得双方感情变得更好。情欲上的欢愉满足，和情感上的长期亲密，真的难以共同达成吗？开放关系无法一劳永逸解决这个亘古难题，然而阿南和变色龙却以实践展现出另一种可能：它同样充满变化和不定，却促使著情与欲的主体随之流动，从而幻化出新的样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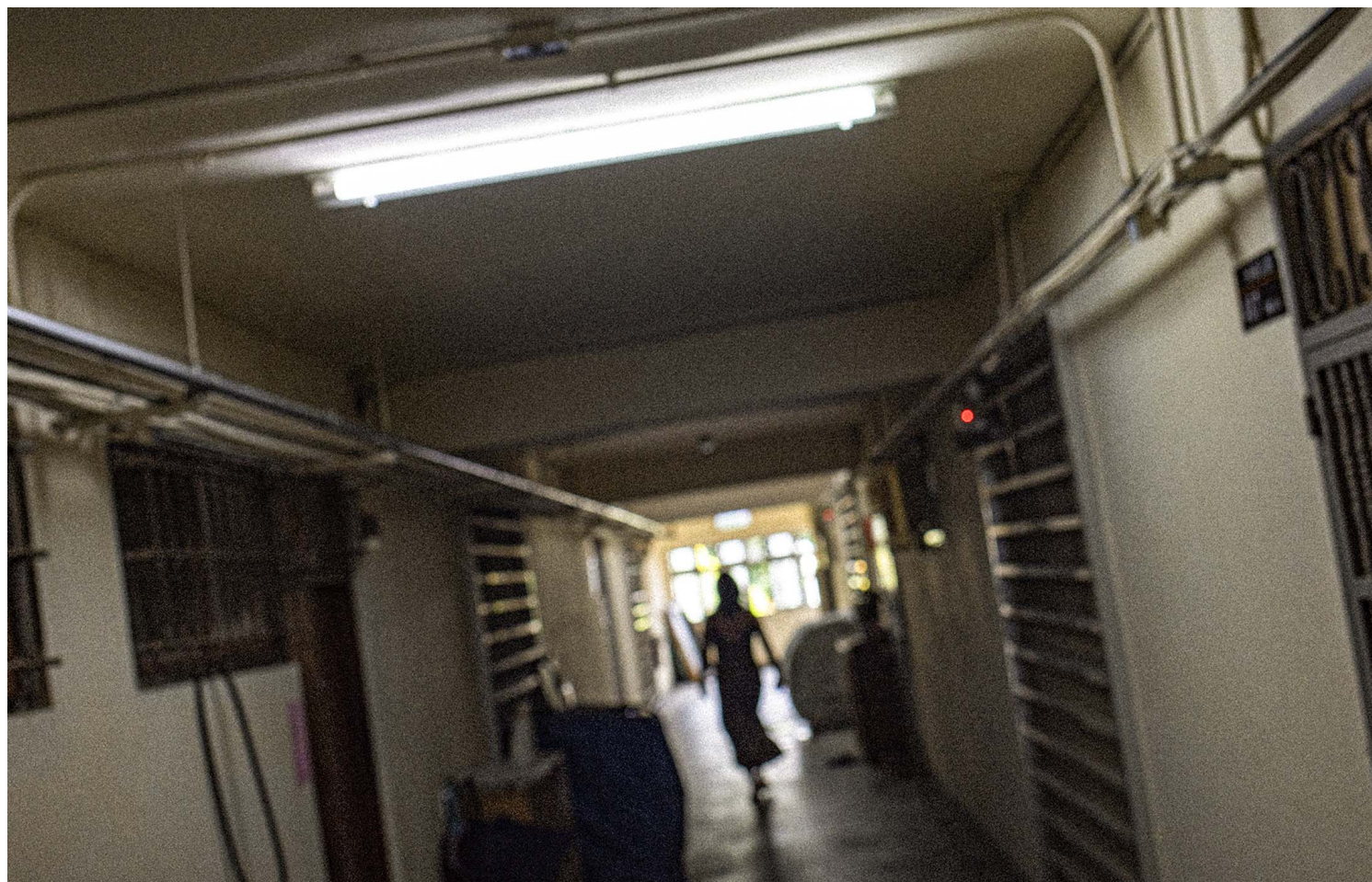
“开放关系其实也没有那么艰难，只是需要沟通。我们习惯了异性恋一对一的脚本，但当你有天发现自己喜欢同性，或此刻的情感样貌并不适合自己，或不能让自己舒服的时候，才会忽然发现要开一扇窗户。”历经多年试错、暴怒、沟通、成长才得出经验谈，阿南更希望每人能够探问自己想要什么、如何生活得更加自如。如今，她也开课分享自己的情欲探索和关系处理方式，其中就包括如何形容自己的性爱好，用合理的方式描述性需求——“交友软体上那么多都写‘来当我的小母狗’，谁要当你的小母狗？！”

习惯于在隐蔽和禁忌中谈性，不少人仍难以叙述自己需要怎样的性，也不知懂得取悦对方，遑论在爱与性中感受自由。阿南的女儿如今三岁，无法预想每个个体在成长途中，会遇上怎样的身体疑惑和爱情难题。面对种种未知，阿南不作寄望，而是伴随：“我想我们对她的教育，应该会让她对身体、情欲也感到自在吧。谈恋爱一定会遇到困难的，不过知道自己可以无条件的被爱，会让她有自信面对挫折，也不需要为了得到爱去迎合或取悦别人。”

不管处于任何关系，或是做任何事，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——

尽管在开放式关系的婚姻中，阿南已经摸索到了一种平衡状态，“不会也不想改变现在拥有的生活”；但偶尔想起年少时，还是会大喊一声：“曾经我的理想生活，就是像《欲望城市》里的Samantha那样，到了四五十岁时还能跟男孩们玩！”





林南舒的家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